

蔣碧微生死戀(八)

楊兆青

結識誼兄解除窮困

五十年前的文弱書生和千金小姐，離家遠遊，處處非錢不行。更何況是置身異國，沒錢，怎麼過活？

徐悲鴻收不到留學的官費，窮極狼狽，便寄望姬彌彌答應隔月匯款的三百塊錢，會奇蹟般的突然寄到。因為他們到了歐洲，從來就沒有收到姬彌彌的贈款。到了窘境連連，自然時刻想到姬彌彌餞別宴上的承諾。

左等右等，結果還是一塊錢都沒有收到。公家的補助，友人的接濟，兩項來源同時落空，生活艱難，使得他們心憂如焚。徐悲鴻在困苦中，悟到「一個人肚子餓時，意志就堅強，飽了就鬥志滅弱」的道理。他自認一生和窮相伴，所以鬥志不減。

在德國的一段時間，辛虧是蔣碧微的「長相」化解了他們自己的困難。這樁事，說起來真是一段佳話。

前文提到，蔣碧微的容貌長得像張季才的令妹，但張季才的這位令妹却已死了十幾年。他們兄妹情深，雖然生死永別，他仍不免常常想起這位可愛的妹妹。因此乍然見到蔣碧微，有若見到

久別的妹妹，愕然之中感到一份意外的親切，後來大家都很熟了，相處尤其融洽。

一天，張季才大開筵席，請到所有的朋友，即席宣佈跟蔣碧微結為誼兄妹。張季才叫他的一子一女，當眾向蔣碧微磕頭行大禮，叫姑姑。在場的朋友，都分享這份親情的溫暖。

蔣碧微憑空得來一位誼兄，沾了這個「兄妹」關係之光，張季才為他們在柏林租了一間房子。畫室、臥室、廚房統俱備，當然連生活費用，也由她的誼兄統統負擔。因而免除在德國流離失所的痛苦。

蔣碧微他們搬進柏林的「新居」，吃住不愁，整天看書寫畫，精神上除了「窮」的壓迫感以外，生活過得倒很輕鬆。

巴黎「天狗會」的發起

徐悲鴻蔣碧微他們在巴黎的一些朋友，都喜歡在咖啡館裏聚會聊天。大家都年輕，「玩」勁十足，見了面，總是東南西北扯個沒完，某天，有人說上海有個「天馬會」的遊戲組織，我們何妨來個「天狗會」？說着立時起哄，笑鬧之中，果真的很快便成立起來。

天狗會不是官式的組織，沒有政治目的，章

程雖然訂得奇怪而嚴格，却可以隨時修改，不管誰有新構想，只需大家點頭同意，章程即可補列。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天狗會」的會長係由會員祕密推選，被選上當會長的人，本人可能毫不知情，因為當會長的唯一資格，必須是個「屁精」，有誰願意自己被稱為「屁精」呢！於是會長一職，從來沒人問津，即使暗中選定了某人當會長，也不一定通知他。有時候前後兩任會長對坐，一起猜測會長是誰？鄰坐的會員見到那種滑稽情形，不免暗中笑得合不攏嘴。

「天狗會」在巴黎成立之後，廣徵會員，寄了一份亦莊亦諧的通知到柏林給徐悲鴻跟蔣碧微，上面寫着：

敬啟者：

「天狗會」於昨日開成立大會，當場投票選舉會長，趙君××得多數票，被選為會長，當場歡呼「天狗會萬歲！」，「趙狗會長萬歲！」

趙狗會長致謝詞外，略有演說，已載旅歐週刊與巴黎各報。餘與為江小鷄先生客串「殺聖勸妻」，為警世名劇。近日同人正從事起草本會簡章，不日即函奉呈。今日又開第三次會議，選派代表出洋考察狗種，當場謝君

次彭被選出使德國，於禮拜四首途，又公舉吳君（此人新自中國來，具有狗性）出使英國倫敦，審察一切英狗，均於同日首途，已電駐德駐英狗公使接待一切，此本狗會成立後之近況也。

近仍不得 先生函電，引以為憾，候次彭狗使到德國後，面陳一切，必能洞悉本狗會宗旨與趨向，並向 先生磋商本狗會一切事宜。此二人所以出使，亦為邀請先生而來也，惟會中有一事急欲奉知者，本會簡章第一條，忌用狗字，除天狗會用狗字外，凡遇狗字苟音均以「聖」字代之，如狗屁即曰「聖屁」，如「苟有用我者」，亦以「聖」字代之；如江先生前串「殺狗勸妻」，即以「聖」字易之，以示尊重，先生以後用字，務宜注意，必須一體遵守，則天狗會幸甚，狗會長幸甚，同仁幸甚，順請 狗安！

天狗會謹啓 八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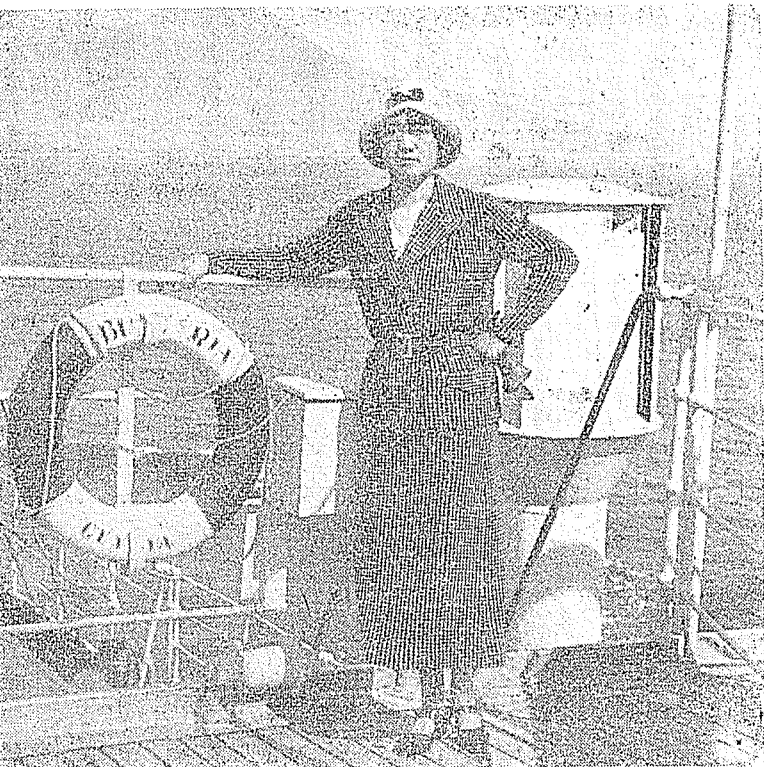
張道藩暗戀「狗二嫂」

「天狗會」的會長，被指為「屁精」，是因為會員們不滿國內有些「北洋」人士的鑽營作風，既無服務熱忱，又無領導能力，偏偏就愛搶做首領，於是乎狗會長便成了影射某人的「狗」行為。這羣胸懷壯志的高等知識份子，口頭上，狗會長狗會長的叫着，心裏頭，便是狗某某狗某某的罵着國內那些混球。

這個「天狗會」的成立，原來是爲了好玩，後來大家一認真，經常聚會，倒成爲留學生聯絡的好組織。

民國十二年春天，徐悲鴻他們接到教育部補匯的官費，趕快還清向朋友借的款。蔣碧微跟徐悲鴻又回到巴黎，繼續求學。不久，張道藩、劉紀文和邵洵美都由倫敦轉到法國，成爲天狗會的新秀。以後，又公推謝壽康爲老大，徐悲鴻爲老二，張道藩爲老三，邵洵美爲老四。天狗會只有蔣碧微是一個女性，她被戲稱是「壓寨夫人」。

當時的天狗會員，誰也不會想到，由於這個組織，使得張道藩跟蔣碧微常見面，張道藩竟對蔣碧微產生無限的愛慕，日後演變成纏綿悱惻的生死戀情。



五十年前將碧微女士由義大利往蘇聯途中在輪船上留影。

那是幾年以後的事，張道藩壓藏不住多年來

的隱情，從義大利利冷翠寫信到巴黎，向蔣碧微表示自己的愛意。當時蔣碧微回了一封非常婉轉的信，大意是說：同爲天狗會員，應該互相照顧，大家相處愉快，除去異邦流落之苦，是一種旅緣，人人如此，不能存私，我是你的「狗」二嫂，豈能踰越？她曉以道理，亦柔亦硬的勸阻一番。

蔣碧微祕密發出這封信，就此沒有再收到張道藩的來函，以爲只是一時衝動，胡鬧一場，已經過去了，也就沒事了。其實，精采的故事

還在後頭。這裏暫時不談。

徐悲鴻論繪畫妙肖

徐悲鴻在法國幾年來，官費時斷時續，苦了自己，也苦了蔣碧微。金錢經常青黃不接，生活經常舉債度日。爲了討生活，蔣碧微做過巴黎羅浮百貨公司的臨時綉工，徐悲鴻則爲出版社繪小說插圖。可是，不管在任何捉襟見肘的困苦情況下，徐悲鴻的畫志，永遠不變。他在一張男人的木炭畫上，題了勉勵自己的話在上頭：

後天困厄堅吾願，貧病技荒力不窮，

仗汝毛錐穎銳利，千年來觀此哀鴻。

徐悲鴻對畫有一個獨特的看法，這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影響他在法國的學習項目，他說：「畫之目的，惟妙惟肖。妙屬於美，肖屬於藝；故作畫必須憑寫實，乃能惟肖。待心手相應之時，或無須憑寫實而下筆未嘗違背真實景象，多以渾和生動逸雅之神致，而構成造化偶然一現之新景象，乃至惟妙。」他完全傾向於寫實主義，對那些印象派、野獸派、立體主義、抽象畫、達達主義、超寫實主義之潮流，徐悲鴻則不屑一顧。

徐悲鴻對於西畫的看法，是這樣說的：「西方藝術之真象，東人祇一知半解，因半世紀來，西方藝術爲畫商所壟斷。如法國Pissarro, Matisse, Cezanne等。大爲東方人所知，而英國之Turner, Constable等巨匠，全不爲人所曉，殊爲扼腕。中國之洋畫，即馬踢死之流居多，惟南京不然，尙守規矩……。」他認爲，國內藝術界，對西畫的瞭解太少，知道的部份又很多是錯誤的。

崇尚自然寫實主義

寫實主義在十九世紀下期，法國社會急劇而複雜的變化，敏感而強烈的被藝術家反映出來。當時的寫實主義，主要可以分成三類：

一、現實主義的寫實主義

以杜米埃(Dauber)爲主，具備熾烈的社會意識，他用石版畫勾描當時發生的重大事件，複製後讓他的繪畫成了一個大衆傳播的媒體，在街頭的報牌上張貼着，批判現實社會的腐朽和陳舊。

二、自然主義的寫實主義

以古爾倍(Courbet)爲主，他撰文提倡，推展寫實主義，作品傾向自然主義機械地反映客觀事物。明顯反映了新的社會主義。

三、田園派的寫實主義

以米勒(Miller)爲主，不僅是繪畫技巧上的寫實，也包括對工農業問題的關心，這是新社會的主題。他歌頌農村的寧靜，把人間的景象用宗教的色彩加以掩飾，農民的地位被孤立成與大自然、上帝的一種神祕關係。

徐悲鴻特別崇尚自然主義的寫實原則。他關心人類的困頓、貧病、窮愁、悲感、哀怨與無奈……他以色列色彩、構圖及線條，要實實在在的畫出人類對生命的喜悅和對生存的掙扎。

走星洲徐蔣初別離

在歐洲撐過六年的求學生活，已經是民國十四年了。國內政局動盪不安，徐悲鴻又收不到官費，經過趙頌南總領事的介紹，徐悲鴻要到新加

坡，替黃孟圭等幾位僑領畫像，賺些潤金。以解決「涸轍之鮒」的困難。

蔣碧微跟徐悲鴻一起生活八年，這是第一次分離，那時的情況和感覺，蔣碧微如此說：「想到他走了以後，我將孤零零的留在巴黎，家鄉和親人，都隔了半個地球，而且來日的生活究竟怎樣維持？簡直無從想像。因此，我內心裏難免有恐懼和淒涼的感覺，但是我不會向徐先生表露，因爲八年以來，我覺得他從來就不曾在感情上，對我有所瞭解和關愛。」

「起先以爲他走了我一定會寂寞無聊，因爲這時我已無需再做洗衣燒飯的日常家事，長日悠悠，除了拉拉提琴看看書，我是很清閒的。想不到正相反，以後的日子竟過得十分愉快輕鬆，因爲天狗會的一羣友好，例如張道藩、謝壽康、邵洵美、常玉各位先生，經常在一起坐咖啡館、聊天、看戲、看電影，而且我還學會了跳舞，有時也出席晚宴和舞會。」

「另一方面，還有許多位要好的朋友，像李璜先生的胞姊李琦女士，袁濬昌夫婦，以及夏安修夫婦，這些人平時和我很談得來，所以我們走得極勤。有什麼事，大家都相互照應……。」蔣碧微沒有受到孤寂之苦，朋友的關心和安排，使她過得相當不錯。

張道藩熱情的個性，對蔣碧微日久生情，隔些時候不見面，還會暗地裏苦苦思念。

留法學生關心國事

天狗會的會員，他們聚會聊天，其實不完全爲了消遣。他們關心政局，關心國事。五四運

動帶給國內的衝擊，他們隨時都在注意。

清末民初，國內的政潮和各項改革運動，以被指責為「三無主義」——（無宗教，無政府，無家庭）的北京大學是思想中樞。北大的校長蔡元培，早年在紹興中西學堂當校長時，有一次參加晚宴，酒過三巡之後，他突然起立，高聲批評康有為梁啟超維新運動的不徹底，因為他們還希望保存皇室來領導維新，最後他激烈的高舉右臂，大喊：「我蔡元培可不這樣。除非你推翻滿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這是蔡元培非常高遠而透澈的見解。他接長北大時，開始一連串重大的改革。知識革命的成功，首功應推蔡元培。

這個時期，社會改革方面，主張解放小腳，要求自由戀愛，糾正貞節牌坊的舊禁……。政治改革方面，當然是推翻帝制。文學革命，就是廢棄八股，改用白話……關於這些主張，都有專文論述。五四運動領導人之一的胡適，在他的學術著作中，並不蔑視孔子。孔子悟出一些人類的普遍價值——如忠、孝、仁、愛等

胡適認為，這些價值是人類共同理想，而為世界上各個文明所共有，因而不能空洞的用這些人類共同理想來解釋中國傳統的特性。在中國要實現這些理想，要使它們不是一些空話，就必須把中國所「獨有的寶貝」，如「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潔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以及板子夾棍的法院」，清除乾淨。

他指出：「講了七八百年的理學，沒有一個理學聖賢起來指出裹小腳是不人道的野蠻行為」

，反而只見大家崇信「『餓死事極小，失節事大』的吃人禮教。」

胡適將這些罪孽，歸咎於傳統中國人心靈的罪孽，這是祖宗造的罪孽。

他又很爽快的承認「西洋也有臭蟲」，諸如貞操鎖事等。但是，這些西方的罪孽是孤立事件，不能與中國「獨有的寶貝」相提並論。

既然中國人的心靈已病入膏肓，他不可能依靠本身來解救自己。只有西方文化出現在中國人眼前以後，始有獲救的可能……等到年輕女子不再纏足，束縛思想的八股已經絕跡。但是仍有餘毒：「裹小腳的殘酷心理，上夾棍板子打屁股的野蠻心理，都還存在無數老少人們的心靈裏，今日還是一個殘酷野蠻的國家……」

國父逝世帶來衝激

上面舉的思想革命，只是「五四時期」反舊俗，反傳統的一個微小的例子而已。關於「五四」，是整個中國歷史上的大題目，範圍太廣，這裏略提一二，印證蔣碧微他們留法期間，國內發生的大風大浪，並為他們「心懷國事，努力向上」的心理加以註腳。

另外一件大事，使蔣碧微永難忘懷，她當時遍讀所有報紙雜誌有關孫先生的記載，極力搜集各種書籍圖照，加以纂輯，細心研讀，那就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逝世以及孫先生和宋慶齡女士的韻事。

民國十四年春，也就是徐悲鴻又收不到官費而鬧窮的時候，國內驟然失去了偉大的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

孫中山先生為國民革命致力四十年，到了民國十四年年初，因為宵旰憂勞，積勞成疾，住進北京協和醫院，醫師對孫中山先生的病，束手無策，家屬及友好同志，以醫院既經宣告絕望，只好離開協和醫院，移居鐵獅子胡同願維鈞的私寓，並不惜採取任何方法，以延長孫中山先生的壽命。

西醫既已束手，想想改請中醫名師陸仲安診治，但怕孫中山先生不肯接受，沒有人敢進言。此時胡適正好有事到北京，汪兆銘找到胡適，要求胡適向孫中山先生建議，請孫中山先生接受中醫治療，理由是陸仲安曾治好胡適的病，孫中山先平日對胡適又很客氣。胡適兩頭認識，由他去勸勸，孫中山先生也許會接納。

胡適聽了汪兆銘的話，不肯去說，因為推薦醫生責任太重。汪兆銘又表示，大家對孫中山先生的病，都感到惶急萬狀，莫不以挽救孫中山先生的生命為第一，你就去試試吧！

於是胡適帶着陸仲安，去見孫中山先生，稟告來意，孫中山先生很友善的表示，中醫的確能治好疑難的病症，但他還是反對，他對胡適說：

「適之，你知道我是學西醫的人。」

孫中山先生還說明，一隻沒有裝羅盤的船，也可能到達目的地，而一隻裝了羅盤的船，有時反而不能到達。但是他寧願利用科學儀器來航行。胡適聽了，心裏非常憂急，停了一下，他又靠近孫中山先生，很誠懇的說：

「您就先讓陸先生把把脈吧，不吃藥，再由先生決定。」

這時候，孫夫人在床邊哀求的說：

「陸先生已經來了，何妨讓他看看。」她說完，伸手去握孫中山先生的腕，孫先生輕輕的點頭，然後神情淒婉的把臉轉向內望，孫夫人轉身往床的內方坐下，目光正好與孫中山先生對視。

三月十二日早晨，孫中山先生已入彌留狀態，有短暫的蘇醒，曾微弱的說過：「和平，奮鬥，救中國……。」便又昏迷過去。

大家都退到客廳裏，面面相覷。

「先生有復原的希望嗎？」

一個國民黨的元老輕輕地問，大家都搖搖頭，欲言又止。

沉默愈來愈使人感到窒息，幾乎彼此的呼吸都清晰可聞。時間一分一秒無聲地過去，有些人倚在牆上，茫然望着天花板。有些人躺在沙發上，閉起眼睛沉思。也有幾個人蹣手蹣腳跑進孫先生的臥室，然後又一聲不響地回到客廳。

忽然客廳裏的人都尖起耳朵，諦聽臥室內隱約傳來的一陣啜泣聲，隱約的哭聲接着轉為號啕痛哭。

這位偉大的導師已經撒手人世了。大家進入臥室時，發現孫中山先生的容顏澄澈寧靜，像是在安睡。他的公子孫科坐在床邊的一張小凳上，呆呆地瞪着兩隻眼，像是木頭人。孫夫人伏身床上，埋頭在蓋被裏飲泣，哭聲淒楚，使人心碎。汪精衛站在床頭號啕痛哭，同時拿着一條手帕擦眼淚。吳稚暉背着雙手站在一邊，含淚而立。蔣夢麟站在房門口，一聲又一聲的嘆息，淚水溼了一地。

孫中山先生的靈柩，暫停厝在離北京城約十五哩的西山碧雲寺的石塔裏。石塔建於數百年前，略帶西藏風味，由白色大理石建成，塔尖是鍍金的青銅打造的。石塔高踞碧雲寺南方，四周古松圍繞，春風中松濤低吟，芬芳撲鼻，碧空澄澈，綠茵遍地，潺潺的溪水和碧雲寺簷角的鈴聲相應和，交織成清輕的音樂。

宋孫之情往事回憶

孫中山先生為救國救民而鞠躬盡瘁，生前得力於夫人宋慶齡的幫助不少。關於一代偉人的這段感情，相當令人敬佩，但鮮為人知，爰就蔣碧微生前告訴筆者的概略情況錄誌如後。

蔣碧微回憶當年在法國閱讀書刊和朋友們閒談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宋慶齡愛上孫中山先生的軼聞，她在筆者為她抄寫回憶錄的期間，曾一再講述以下的故事：

宋慶齡之愛上 孫中山先生，可以說是經過一段相當漫長的沉思。因此，當父母親友感到驚訝的時候，她仍然能從容沉着的為孫中山先生担任秘書工作，仍然能堅定不移的愛着中山先生。她不排除家人的勸告，她不違背自己的良知，在愛的沉思中，她獲得了一份別人所羨慕的愛情。

宋慶齡自幼就崇拜中山先生，把中山先生看為一位英雄。民國二年，她畢業於美國韋斯萊大學，這時她的心裏，已蘊涵着一個秘密，那就是她自幼對中山先生的愛慕。當她到日本訪問她的姊姊宋藹齡的時候，她的姊夫孔祥熙和中山先生一同到碼頭接她，就在這時，往日的回憶舊情，

一時都湧上心頭。

她固然知道中山先生及另一人在歡迎她，但情形很恍惚，驟見中山先生，蒼老一點，且含帶病容，於是，便似有憂懼襲來，幾乎不能自持。當她的姊夫向她她說：「妳還記得中山博士吧！」

「啊，是的。」她無力的說。她充滿着對他的回憶：

「這人是革命領袖呢！」這是她情感的中心，自往昔以迄今日，總襲擊着她。

不久，她如願以償的作了中山先生的秘書，這是她生平最快樂的一件事。她覺得，已經滿足了她幼時所渴望的意識中心。

她同別人在一起時，往往非常冷僻而沉默；但是當她同中山先生在一起的時候，她方始可以充分的顯露自己，因為中山先生是瞭解她的靈魂的。

宋慶齡準備到上海去省親，在未動身前的幾天，她對中山先生說，她回來仍然可以幫他工作，她一面工作，一面說着，她的語調一些也不囁嚅。

中山先生安靜的用着他深沉的目光，注視着她說：「那麼，妳是準備回來的，是不是？要是妳家長反對呢？妳的母親，妳的姊姊！」

她用着深沉而却非常堅決的聲音說：

「我準備在兩三月後回來，我曾經詳細的想過好久，覺得除了幫助你工作外，沒有什麼再使我快活了。」她的眼睛又低了下去，但是面上却充滿了力量與光彩，而聲音也覺得格外的清晰。

這話說完後，房裏靜着了一刻。

中山先生走近了她，她也便起立迎接。

「你是這樣的年輕，」他認真的說：「我已幾乎是一個老人，並且有一個年長的兒子了。……而你竟願意這樣委身的來幫助我！慶齡！我自怪不應當在你小的時候，讓你聽見這些事。我又自怪不應當你再度的接觸這些事。……你願意等嗎？你能不能回到上海，而在那兒住一會兒，看看你的思想如何呢？我目前不能接受你這一點的。」

「有一件事我要曉得，」她設法輕輕的說：「你願不願要我？我知道你會結過婚，但是那已經過去……至於說到後悔，因為我小時候聽你講過，要是不為一件偉大的事業而生存，那末生命將沒有意義和沒有中心了……在我小女孩的

時候，就夢想着能有一天成為偉大事業裏的一份子。現在我要知道的，祇有一件事，就是你要不要我做你的妻子？」

她的眼睛搜索似的看看他的面孔，發覺他眼睛，現在已經充滿了深摯的感情，可是仍舊帶着愁容。

「慶齡！我是個不值得加以考慮的人，我已經老了，你是年輕而——可愛的孩子，我不曉得我應當說些什麼話。你是知道我的心的；你恐怕已經知道了好久，或者竟始終不曾想到它。」

「你的心嗎？」她望着他的面孔問：「你需要我的，這樣，一切都定當了，我是非常的快活，我的一生在你面前也顯得非常清晰而簡單了。」

「但是慶齡！」他很快的說，並擰着她的手：「你必須得到你父母的同意才行，我不能對不起你與他們的。」

「我會跟他們說的，」她清晰的說：「不過現在一切都算決定了。」

「不！要你回來後，或者讓我知道了你父母的意見後，才算決定。」

「一切都算決定了。」她重新說着，像一個小孩子一樣，雖然一面頓足表示憤怒，可是面上却帶着笑容。

「慶齡！」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着，便把她擁抱在臂圈裏，她的頭擱在他的肩上，然後，他放開了她說：「但是，你必須徵求你父母的同意才行。」

「我知道。」她說完了，挾着文件便離開了房間……

宋慶齡的父母對她的婚事原是不贊成的，但是由於對中山先生的愛，是基於對一位偉大人物的崇拜，而且自幼就敬仰着他。再經過了工作上的朝夕相處，使她對中山先生偉大的人格更爲了解和欽佩。這種發自靈魂深處，而且經過長時間的沉思的愛，當然是心靈最真實的結合了。

蔣碧微女士憶說五四運動前後在歐洲所得到的國內消息以及孫中山先生逝世前後的一些珍聞掌故，筆者細讀蔣夢麟、沈野、林毓生、謝里法、蔣勳諸先生的大作所記都大致相同，可見有相當可靠的真實性，特記錄於此，以供高明的讀者考正。

忽略了照顧着嬌妻

蔣碧微與徐悲鴻的結合，感情基礎是互相關心的，做法上又是那樣堅毅的突破傳統，婚後長年流落國外，吃苦受罪，鷄鶼離離。遺憾的是，徐悲鴻對藝術的狂愛，往往使他忽略了對嬌妻的照顧。徐悲鴻在民國十四年，獨自一人到新加坡寫畫，蔣碧微爲了生活費用無着，心裏難免有恐懼和淒涼的感覺，但是她沒有向徐悲鴻表露，她覺得結婚八年以來，徐悲鴻從來沒有在感情上給她瞭解和關愛。

九個月以後，徐悲鴻又回到巴黎。當蔣碧微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蔣碧微女士在法國巴黎臥室留影。

瞭解他到新加坡半年，收到為人畫像的潤資竟有法幣六七千元之多，大部份的金錢，却被徐悲鴻順道回上海時，購買金石書畫而所剩無幾。這使蔣碧微感到無限的失望和惆悵。甚至內心還有點憤怒，因為她原先以前，多年的流離顛沛，一直為生活費用發愁，她相信等徐悲鴻回來，必定引刃而解，那裏曉得，竟是這般結果？生活困難的陰霾，反而有增無減。

苦日子一拖又過了幾個月，民國十六年四月，徐悲鴻得到中法大學教務長李聖章之助，隻身再度前往新加坡，「重施故技」賺取畫酬。

李聖章熱心教育，這是他第二次到法國考察，找到徐悲鴻，閒談之中，明白徐悲鴻想回國籌

(圖見封面裏頁)

愚公移山 是「列子·湯問」中記

述的一段感人的故事，如今已成為中華民族特有的一個寓言，在這個故事中，充滿了每一個炎黃子孫刻苦有恆、不畏艱險，不怕困難，團結奮鬥，勇往直前的進取精神。畫壇怪傑、愛國學人徐悲鴻在中國抗日戰爭發展到最艱苦的階級，在中國海岸線被敵人封鎖，在中國人用自己雙手，用自己的血汗，一鋤一鎬地開闢出了西方人認為不可能的滇緬公路的時候，徐悲鴻特為抗戰時期偉大的、堅強的、不屈不撓的同胞留下了了可歌可泣的形象——愚公移山圖。

款，但又缺乏旅費的困難，自動借錢給他們的。蔣碧微送走一起生活了八年的徐悲鴻，這次倒沒有為吃住問題操心，李聖章借給他們的錢，她已留下短期間的生活費用。心理上，比較不像徐悲鴻第一次離開時，那樣的駭怕與空虛。

這些日子，蔣碧微一直有病，患着慢性胃腸炎，魚肉雞蛋麵包，醫生都不准她吃，只讓她吃蔬菜。外國的蔬菜不多，因此她能吃的東西少之又少。徐悲鴻離開她不到一個月，一天早上，蔣碧微突然發高燒，四肢軟弱的躺在床上，爬不起來。

蔣碧微頭腦昏昏沉沉的，一個人跟病魔搏鬥。她想喝水，却無法拿到杯子。她想大聲的叫入幫忙，喉嚨却像有東西堵住，又刺又麻，連嘴巴都張不開。

她的眼睛感到愈來愈熱辣，愈來愈乾澀。她的呼吸，漸漸感到又重又難。漸漸的，漸漸的，她依稀看到徐悲鴻既熟悉又陌生，既愛她又關心她的朝她揮揮手……

蔣碧微完全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她能否甦醒過來？誰能救得了她呢？

(未完)

拉丁美洲見聞

劉昌博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柒拾元

隆重出版
歡迎購閱

本書係名記者劉昌博教授精心傑作，記述訪問拉丁美洲各國見聞，幽默風趣，百彩紛陳，令人目不暇接。要目有：(一)江湖兒女的故事。(二)瓜地馬拉「我的媽呀！」(三)關公在薩爾瓦多。(四)百萬美金的支票。(五)尼加拉瓜暴富記。(六)女兒國男人逃婚(宏都拉斯見聞)。(七)美人窩失眠記(哥斯達黎加的魔影)。(八)巴拿馬的食肉蝶。(九)波哥大歷險記。(十)玻國男女政變情變忙。(十一)一家烤肉萬家香(巴拉圭夜不閉戶)。(十二)烏拉圭美人遲暮。(十三)聖保羅的僑情。(十四)海灘、足球、森巴舞。(十五)荒原上的螞蟻雄兵。(十六)委內瑞拉富甲南美。(十七)光棍總統鐵腕治國(多明尼加風情畫)。(十八)黑人島——海地。(十九)功夫大使載譽歸國。附錄：拉丁美洲各國土地、面積、人口、幣值，物產及貿易概況，我國駐拉丁美洲各國及拉丁美洲各國駐我國使節、館址一覽，全書二十餘萬言，穿線平裝，現已出版，歡迎購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